

御纂七經

欽定周官義疏卷第三十八

秋官司寇第五之五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鄭氏康成曰大賓尊卑以內諸侯大聘則其孤卿
賈氏公彦曰大賓尊卑以內諸侯大聘則其孤卿
賈氏公彦曰大賓尊卑以內諸侯大聘則其孤卿

云親諸侯者易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朝聘往來
是也 鄭氏曰曰其體則曰親見於排近周旋則曰
儀對舉之互文也

孫氏之宏曰六服之君各以歲時朝親宗遇而陪
臣將命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輸率以待之郊勞燕
饗以寵之送逆必於其疆而不擇其煩煩類必以其時
而不厭於數周公經紀天下精神會聚於此此意皆仲
猶知之故其言曰招撫以禮懷遠以德德難不易無人
不懷故五朝桓公為盛也

春秋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親比比鄰國之功
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說志反

鄭氏康成曰此與下時會殷同六事皆皆以王見
諸侯為文圖比陳饗者考之言之王者君見諸侯則圖
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
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

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偏賈氏下文在陳數表朝
其制 賈氏公彦曰事由春始故國事秋時物成故比
功夏物成故陳諸冬物伏藏故合處 鄭氏曰曰讓
欲其明夏文明故言陳讓讓欲其密冬閉藏故言協處

謀欲眾共知故言陳讓恐人惡忘故言協 黃氏度曰
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於德意志應則進之使知度
量法則則論之使同好惡已一於心用舍已一於事及
其入王又會而圖之蓋合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
意 李氏曰君臣之禮不換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
達雖勉易以生號難易以入故制朝親宗遇之禮以圖
事比功陳讓協處則上下交而志同絕無離隔之虞者
矣

朝親宗遇四時之禮文質繁簡微有不同要無大異
國事比功陳讓協處大業主其所重者分繁之於一時
亦非事必不可比功而秋必不可國事夏必不可協處
而冬必不可陳讓也言此者見天子諸侯一體相親之
意雖處事之常亦非無事而空行者耳 曲禮天子常依
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親其儀禮之親禮皆於廟
而特見者也秋親當以之曲禮天子當于而立諸公東
面諸侯西面曰朝此於路門之外旅見者也春朝當以
之康成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禮禮或然然則春朝受
華於朝受享於廟則非也受享受享禮無更端且華重
而享既受享於朝則受享亦必於朝矣又冬見曰遇
遇者草次之期豈以冬寒暑短不拘何處即離宮別館

皆可行禮不必定在朝朝秋朝之禮而儀亦從嚴其
賈氏公彦曰候服年年朝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
西方來冬北方來分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女服
之說亦春來夏南秋西冬北來衡衡安展皆然
朝親宗遇四方之禮皆特行之禮其王之早晚而王
之為禮數有四時之異名也如說朝則東方者有朝而
無親宗遇西方者有朝而無親宗遇南方者有朝而無
方者惟有親宗遇而無朝宗遇而無朝宗遇而無朝宗
時會以發四方之禮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一
鄭氏康成曰時會即時見也經朝朝親宗遇而
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會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
命事燕樂明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
守若不巡守則殷同 賈氏公彦曰王十二歲一巡
守若不巡守則殷同 賈氏公彦曰王十二歲一巡
守若不巡守則殷同 賈氏公彦曰王十二歲一巡

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既証言之而諸職中言會
同者非一公西氏言志亦云知會同可見人多禮盛不
僅如尋常朝親而已會同則為壇於國外如司儀職所
云合諸侯於會壇三成親禮所云諸侯親於天子為宮
方三百步者是也案之鄉師牛人縣師道入籍人廩人
司市賈師諸官會同則有後役養犂牛車牛牲器委積之
共東庶之作糧食之備貨價之市而大祝職言大會同
過名山山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外者意

發禁施政所行者通財於侯國封疆擇一都會之地以

為會同之所而王適焉者蓋亦有之會同二者對文則

別合言則通故諸官皆連言會同也其合諸侯大約不

過數十國而止以壇官所容無幾而若行師從則其地

止宿之處或度不給而籌辦亦難繼也然則當會同時

方伯連帥並舉其當有事於王家者而非齊六服以行

矣又案小司馬職小會同軍事如大同馬之過也西

方之方伯連帥率諸侯而畢會則為會同之大者若止

一方則為會同之小者與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則

殷同據下經巡守殷國並承十有二歲之文也然因不

巡守而殷國提亦充無明文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

辭群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是巡守雖以十

二年為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改卜也既可改卜何為

稱召六服而使之盡朝哉蓋朝覲宗廟常禮也稱舉事

之有朝禮當舉也魯同威儀也魯祭事之有大禘大飴

也威禮數年而一舉所以震耀聲靈而齊諸侯之

心志也舉威禮則不復舉常禮無二朝蓋不欲繁勤

諸侯矣反覆經文似是如此但注義承習已久不敢輒

廢故並存而論之

鄭氏康成曰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稱矣時

會殷同既朝命為壇於國外賈氏公彦曰殷同春東

方六服盡來夏南方六服盡來秋西方六服盡來冬北

方六服盡來是歲終則稱矣諸侯不當朝者就國外

壇朝而已若當朝者則於國內依常朝之禮視朝乃向

外說壇行風

會同有四方俱來者亦有祇一方者常武陟徐方既

同蓋宜王既征淮徐之戎而因以殷同彼地附近之諸

侯也即在王國東一方以有政而亮即未必稱微之他

方矣四方拘以四時未必然也既以壇為會同之所則

在壇而將帥帥親也將帥必執玉執圭重禮不可以

再為之其則要矣既朝而後之壇非也朝時受玉禮

當處之還玉終事也方其未還將令執何玉以行會同

將幣之禮乎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同以除邦國之惡

鄭氏康成曰此二事者以王見諸侯之臣來使者

為文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

禮見之禮而還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

同一服朝之禮也七年十一歲以共朝者此聘者也

殷同也殷同也一服朝之禮五服諸侯皆使卿以

聘禮來稱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

行易氏故曰或謂聘類即下經稱存稱稱備省之事

乃天子遣使以撫邦國諸侯然大宗伯以此二者為貢

禮而此禮亦有大宗之儀則知非天子遣使之文注義

不可破也

鄭氏康成曰此二事者以王見諸侯之臣來使者

為文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

禮見之禮而還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

同一服朝之禮也七年十一歲以共朝者此聘者也

殷同也殷同也一服朝之禮五服諸侯皆使卿以

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

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

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

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

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

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

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

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

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

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

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

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

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

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

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

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

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

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

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

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

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

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

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

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

風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則問

有此碑之說奈何無之說乎

廟朝位賓主之聞先儒議說紛推不一崔氏謂迎入應

門而朝於路門外之朝則朝禮乃君臣之正不應以賓

主之法禮之故燕氏賈氏皆不從操齊僕職皆棄金路

則當迎之以至廟而非入朝者矣鄭賈以朝禮無迎法

而三享則較故謂行朝禮於朝正南面之尊既訖然後

揖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如此則無下堂見諸侯之

儀而又與曲禮當午之文對峙而不相悖然說聘之禮

受主受享皆同時並舉而不更進朝禮既行於朝享禮

何必改而之廟且司儀之將幣正禮與享禮並舉此經

將幣專指享禮而不及朝禮文義亦不盡一齊僕職云

朝觀宗過饗食皆棄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逆逆

之節此謂朝觀宗過之饗食也豈此迎入者為饗食之

禮經文但錯舉而不必順敘與神天子於諸侯有不純

臣之義承見之法即以賓主禮行之則方朝時亦有迎

與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祿而酢

注故舊

鄭氏康成曰廟受命祖之廟也三享皆東面加璧

庭實惟國所有賈氏謂禮與朝朝者假曰奉國地所出

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王禮王以幣也禮賓也鄭人獻

日凡祭祀賓客之禮事和幣意以實幣而陳之再祿而

酢者再饗賓乃酢王也

鄭朝將以主禮享以璧琮幣則主禮璧琮之統名也可

儀職諸公相賓及諸公之臣相為國賓賈氏皆以將幣

為正行朝聘而用主理之禮儀禮親聘皆受主託旋即

行享故無更端且朝聘而享禮受主於朝而受享於廟

雖無此理則此禮當以將幣為受主而以三享為受享

俱在廟中行之為得也若受享於朝則受享亦於朝或

另是一禮此經特著其在廟者耳

鄭氏康成曰禮者王使宗伯攝酌主禮而卿王既

拜送爵又攝酌璋璜而禮后入拜送爵之謂再祿

鄭氏錡曰小宰職曰凡賓客贊幣禮贊王也小宗

伯贊幣禮亦贊王也若宗伯攝酌何用小宰小宗伯贊

之手內宰職曰凡賓客之禮獻璋璜皆贊禮贊后也若

王后不與則外宗贊宗伯而內宰亦必贊矣康成蓋因

大宗伯職言大賓客則攝而載焉遂失之不知大宗伯

乃后不與而攝之以拜送耳宗伯攝后則內宰亦贊宗

伯矣

再祿后祿也但正行觀享之時后不出則雖禮有再

祿亦大宗伯攝之故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禮

謂此也注以贊為攝故誤耳

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

子職反勞

鄭氏康成曰饗設盛饌以飲賓也賈氏謂饗禮大

亦有九年以食賓也饗禮無酒而饗九舉舉性體九飯

禮有酒有食饗與饗食云云饗九舉舉性體九飯

也賈氏謂性體九飯三飯舉用及飲也又出入謂從

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未易斷則問不恙也勞謂苦

倦之也有禮以幣致之鄭氏康成曰積謂饋之為米

賈氏公彦曰出入五積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也

三問者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

與三勞同處也三勞者案小行人逆勞於畿觀禮云至

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

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道郊勞亦應使大行人

賈氏公彦曰九獻者王酌獻賓贊酢主人主人酬

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

九獻者王拜后祿為二獻王與后各一獻為四獻

修玉獻未詳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

常七旒樊纁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

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

將幣三享王禮壹祿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

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

侯之禮中

鄭氏康成曰七章者百華蟲以下一祿而酢者祿

賓贊酢王而已后不祿也鄭氏康成曰前疾謂驅馬車

執前胡下垂者賈氏謂人執深四

執長一丈四尺寸其執前之曲中者名曰前疾進而

立前疾則比之車軔為相近矣

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

旒樊纁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

主之閒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

三享王禮一祿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

三積一問一勞謂執蒲壁其犯皆如諸子之禮

鄭氏康成曰五章者自宗廟以下一祿不許者祿實而不許王也王氏安石曰一祿不能有限不許之義而無祿者不以當祿也祿不許之義聘禮禮實是與但于男用幣不用聘禮則祿去與以祿

王氏昭禹曰車衛謂在廟下視南服者

王氏應電曰先命主線爵者守國之瑞朝觀所執以爲信也次言是服至武車車服以肅將軍車莫大於此二者也次言在朝在廟在視其禮無不同而有隆殺之義朝位步數以至門爲度迎送以遠爲敬也立則以進前爲敬故上公立當朝侯伯則當疾于男則當行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堂旁朝位皆車前不交積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賦小國之君相見

鄭氏康成曰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執羔執事更

自以其尊見就束帛而已約皮表之爲飾則執羔行亞璋八寸不能及席故知執羔更自以其尊見也但侯伯以下使臣無此見是以大國孤執天子執見之故自以其尊見已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執束帛而已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

惡乃前不交積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積數自對積者也又說諸侯交積地使介傳辭王積傳而下又傳者主束帛下視相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而上而不前相與言者是也

禮者聘之介是與實謂朝聘之時積者所實實禮者聘之介是與實謂朝聘之時積者所實實禮者聘之介是與實謂朝聘之時積者所實實

欽定周官義疏 卷三十八

之酒謂清酒也三酒五齊謂清酒醴酒鬯酒也而不用樂也耳其他謂武車及介卒禮實王之賜

者將幣齊辭饗食之數鄭氏錡曰朝位當車前則進而近王也登殿以進賈氏公彥曰趨而問其他祿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節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王而卿

七何答云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注有聘禮可參又問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視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不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然則當勞者亦是卿亦不獨須見之易氏祿曰春秋傳稱叔孫姑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天子派見諸侯故有此禮蓋六服之國未能同時而至一日之內將幣三享禮實成禮亦不能多人故時其寒暑而旅見焉然後宿會可以遠致舉積可以開致計勞可以徐周所以旅見時多也鄭氏侯國而旅見麻蔭之

焉故春秋並書以志非禮朝位當車前經不言賓主之閒則王無出門迎法但至朝下車拱立車前跪趨過入庫門東嚮入廟耳此以下凡諸侯之卿大夫士至王朝皆有下車拱立之位降其君二等又見諸侯之臣相爲國容其朝位亦然故司儀職不更及也

易氏祿曰大宗伯言執皮帛則天子之孤也此言大國之孤則爲上公之孤其執皮帛與天子之孤同者天子之孤六命則執束帛而加以虎皮也上公四

命之孤則執束帛而加以豹皮也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鄭氏康成曰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鄭氏安石曰朝位賓主之閒也其餘則自以其爵降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時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賈氏公彥曰大夫士皆如之義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雖無介與步數至卑禮之等又降殺大夫

鄭氏侯之卿雖時尊後無特見禮但入朝下車過朝升車自有進退步數是亦朝位也王雖不迎之注云賓主之閒者蒙上文耳況爲國容則有賓主朝位經亦舉王朝以見侯國也無庸以注爲疑

鄭氏康成曰諸公之禮九儀之一也諸侯之禮九儀之二也諸伯之禮九儀之三也諸子之禮九儀之四也諸男之禮九儀之五也孤以君命來聘九儀之六也卿以君命來聘九儀之七也大夫九儀之八也士九儀之九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威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

秋官 大行人

五歲一見其實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實貨物

注故書鄭氏康成曰此物者犧牲之屬陳物耕桑也器物

每葬之屬陳物者犧牲也材物八材也器服簠服也

貨物越貝也 賈氏公彦曰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

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後二者是度之常貢也 王氏昭

為曰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所以節遠邇之期其實有

六物之異所謂則土地之宜 或問周官五服之寬限

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否貢不合何故朱子曰一

代自有一代之制大與是近處貢重底物遠處貢輕

底物重恰如禹貢納錫約結之類 王氏應龍曰此亦

約六服所貢之大分而宣職方氏制其實各以其所有

六服每歲皆有貢則小行人所令春入貢也

舊說虞夏之制天子巡守之明年諸侯各以其方歲

見四載而徧此注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越四時而

來皆非也聖朝則政一歲而空一方之諸侯或一歲而

空一服之諸侯其方或有寇戎之警其雜樂之期意周

制候服最近故每歲一見而徧周服地較遠分國較多

兩歲中各以其時其事一見而徧男采衛采地愈遠分

國愈多則期愈寬所以順人情便國事也虞夏之制亦

大率類此成王之崩事在旬日而康王之立大保率西

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六服

皆有朝者可知矣與典日親四岳暨牧班瑞于羣后則

非一方之諸侯可知矣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貢為

擊

鄭氏康成曰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 賈疏分

鎮服方而夷 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離大日

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虞父死子

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所貢實見傳者若犬戎獻白

狼白鹿是也 賈疏周禮鄭王 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

王會 賈疏 從大戎而獲 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

鄭氏康成曰各以其所貢為準則蕃國之君無

執玉瑞者

春服之君來朝未必不執玉所貢實者或以為享聘

耳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得存三歲徧頒五

歲徧省

鄭氏康成曰撫猶安也存猶省省者王使臣於諸侯

之禮所謂問問也 賈疏上文云問問 歲者巡守之期歲

以為始也 劉氏舜曰存者同其安否類者類其治烈

省者察其風俗 王氏昭曰頃年 易氏叔曰撫諸侯

而言邦國皆兼臣若民而加惠為非獨厚其君也

七歲屬象弗詔言諸侯解命九歲屬書史詔書

名聽聲書

鄭氏康成曰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應成徧省

也鄭氏康成曰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應成徧省

也鄭氏康成曰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應成徧省

也鄭氏康成曰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應成徧省

日魯西方曰伏臘北方曰臘此官正為冢者是通言諸

之官為冢者諸冢之有才知者也辭食六辭之命也

飲樂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文字也古曰名聘禮

曰百名以上七歲省而召其聚皆九歲省而召其聚史

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 鄭氏昭曰自七歲而召皆

以教之而又 易氏叔曰陰言諸侯則通五官之言諸

辭則令九等之辭命皆冢之職也諸書名則達六

書之交聽聲也則察五言之和皆書史之職也 王氏應

命所以使之相父 王氏安石曰陰言諸侯所以使之相通協

命所以使之相父

鄭氏康成曰致福告喪及自通於尊長條輩之禮辭命謂

於君大夫自稱稱人所舉之號名如曲禮少儀所記是

也

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

則

鄭氏康成曰度尺寸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

同成脩脩者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

易氏叔曰瑞節達於小行人之官牢禮成於掌客

之官法則正於匡人之官度量數器同於合方氏之官

凡此皆所以待王之巡守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鄭氏康成曰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審

日親親東后是也 鄭氏叔曰殷與也所至之方諸侯

日親親東后是也 鄭氏叔曰殷與也所至之方諸侯

日親親東后是也 鄭氏叔曰殷與也所至之方諸侯

昔朝於方魯下曰殷國 王氏應電曰十二歲一巡守
於期已疎然觀得存以下六事及將巡守職方氏又戒
於四方則時巡之期雖疎而周防之法更密實無難事
也 臣氏服識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政治撫服人心
之道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必缺一次巡守又
提攝整頓一次此新新不已之意

巡守殷國因巡守而即以殷國也殷國即殷同殷同
之禮因巡守而舉者此經是也有特舉於王國或使國
者則朝覲之威體間數歲一行之禮方氏先言巡守而
下言王殷國亦如之可見其為一事不必在巡守之年
矣鄭氏謂王不巡守乃殷國終未必無詳見上文
楊氏時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於巡守也
兵衛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為數成周之世其事煩
其人衆其於巡守也兵衛多供億繁故行之十二年不
為疏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實而見
之

鄭氏康成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曰晝夜不來
王春秋傳曰諸侯有王 賈氏公彦曰辨其位謂九十
七十五步之位正其等謂是服旌旗車馬之等協其
禮謂牢饗饗燕禮之禮以此禮為敬而見之也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補反

鄭氏康成曰詔相左右教告之也 賈氏公彦曰
哭位周旋進退擗踊皆有禮焉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聘其辭

鄭氏康成曰四方之事謂國有兵喪諸侯來告
急者禮動不虛皆有幣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
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賈氏謂是第
子亦然 易氏祇曰受其幣而聘其餘小行人所以
待小客也而大行人乃以待四方之大事蓋謂諸侯以
寇戎服必待行聘享之禮而後聽其辭非所以急諸侯
之病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鄭氏康成曰小聘曰問賈氏謂禮云小聘曰問不
大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又死子立
日世凡君即位大國朝諸小國聘焉賈氏說文元年 此皆
所以習禮致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賈氏補文 必擇有
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馬云春秋傳孟僖子知齊景公
是也 賈氏說文 賈氏公彦曰諸侯邦交謂同方獄者
一往一來為交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小國則兩君
自相往來故司儀職聘公諸侯皆言相為賓是也 鄭
氏鈔曰問以言為禮聘以財為禮

程子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非也若天下有
道諸侯順軌道有內外之別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不
安官守而違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
耳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藉以待四方之使者

秋官 大行人

鄭氏康成曰禮籍各位尊卑之書使諸侯之臣
使來者也 賈氏公彦曰大行人待諸侯小行人待諸
侯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

大行人曰禮籍小行人則曰禮籍者書曰享歲儀百
辟來王王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儀實而見之所九
諸者儀也小行人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不過按故籍
以時舉食致儀禮而已禮籍即司儀掌客所刊二官既
分掌其事而小行人復通其籍者以使通四方暢九
儀賓客之禮其籍已具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
籍禮之

鄭氏康成曰貢六服所貢也 賈氏說文九州外
諸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藏 賈
氏公彦曰此貢即大華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
者以侯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也
秋獻功者物皆秋成故秋獻之 王氏安石曰各以其
國之籍禮之則常以所禮之國各籍焉以為故常左傳
曰非禮也勿籍

賈氏雖有常而必時其歲之豐凶以為展縮故往歲
之貢至春而後入之月令制諸侯貢職之數以季秋蓋
農收備入而後其數可定也功謂治國事之狀至秋則
歲功成萬事理凡治秋皆舉矣故獻之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既館將幣為
承而授勞力

鄭氏康成曰王初於王也春秋傳曰宋公不王

九年宋公不王不宗親於王也又曰諸侯有王王

有王左卿士以王命命之代來也

有王左卿士以王命命之代來也

有王左卿士以王命命之代來也

有王左卿士以王命命之代來也

有王左卿士以王命命之代來也

有王左卿士以王命命之代來也

有王左卿士以王命命之代來也

有王左卿士以王命命之代來也

有王左卿士以王命命之代來也

有王左卿士以王命命之代來也

使過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親宗遇會同君

之禮也存禮賓聘問臣之禮也

鄭氏康成曰通之也協合也王氏應電曰九能

之禮大行人既以之同邦國矣但恐變故不齊或歲久

沿革不能無異小行人奉使於四方時因而不協或庶

禮行之久而無弊也賈氏公彥曰自此已下皆小行

人使過四方之事賓客命者五客據賓者四朝親宗遇

會同皆諸侯故云君之禮存親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

國之禮聘問二者是諸侯使臣於天子之禮

案客來享來王因欲其儀之檢與其邦交亦恐以地

之禮遠國之強弱過恭過汰以讓王度故使小行人適

四方而備之所以消患於未萌也觀春秋到盟會盟之

遂大夫及采地更爲之節皆使人節將之以達之

此其節之民使亦有期以反節此其節之民使亦有期以反節

竹使符也賈氏漢文木紀六年九月與劉向守相爲

符使符也賈氏漢文木紀六年九月與劉向守相爲

符使符也賈氏漢文木紀六年九月與劉向守相爲

符使符也賈氏漢文木紀六年九月與劉向守相爲

符使符也賈氏漢文木紀六年九月與劉向守相爲

符使符也賈氏漢文木紀六年九月與劉向守相爲

符使符也賈氏漢文木紀六年九月與劉向守相爲

符使符也賈氏漢文木紀六年九月與劉向守相爲

符使符也賈氏漢文木紀六年九月與劉向守相爲

符使符也賈氏漢文木紀六年九月與劉向守相爲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璽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華主固而言之不言達六端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以兩兩相配故言合也 王氏應電曰馬物之貴者也虎豹之皮記曰示服猛也故合圭以馬合璋以皮琥

色曰帛帛色曰錦各應時禮會禮皆以帛帛為上東錦為次故合璧以帛合琮以錦五采備為縹白與黑二色

為黼黻之功多於黼故合琥以縹合璜以黼 王氏昭馬曰通彼此之情而來謂之好因事而來謂之故

劉氏敬曰九儀既正乃達六幣以爲行道之符乃成六瑞以爲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力事之誠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賈氏公彦曰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其死亡據弔葬致哀此則以財物補其不足相包乃具

若國凶荒則令賻委之 王氏應電曰賻委如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令邦國移民通財以賑恤之即賻積哀凶札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 槁贈謂槁馬與車馬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 槁贈謂槁馬與車馬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 槁贈謂槁馬與車馬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 槁贈謂槁馬與車馬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 槁贈謂槁馬與車馬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 槁贈謂槁馬與車馬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 槁贈謂槁馬與車馬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 槁贈謂槁馬與車馬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 槁贈謂槁馬與車馬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 槁贈謂槁馬與車馬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 槁贈謂槁馬與車馬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 槁贈謂槁馬與車馬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 槁贈謂槁馬與車馬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養禮哀凶札自貶損若年數不登君曆不祭廟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有禘事則令慶賀之 王氏昭馬曰慶賀即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也 王氏應電曰慶賀所以樂之即大行人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若國有禘則令哀弔之 賈氏公彦曰禘殺水火 王氏應電曰哀弔即弔禮哀禘殺也

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王氏昭馬曰所作謂之事所達謂之故札喪凶荒禘殺出於所達者也而役禘事或出於所作 李氏嘉會曰大宗伯雖已具是法小行人則令行之

此五者其四大宗伯所掌凶禮其一嘉禮也復列於此有役所至之國有此則令鄰國供具而後以復於王

故其文火於使通四方之後也蓋凶荒之關委師役之槁贈必待奏請則緩不及事即過遲其國札喪禘殺禘事亦必於常禮有加禮意乃治且札喪禘殺禘事之小

者豈不敢以聞於王朝而王使通焉之則不得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也治其事故者酌財用多少之宜施行緩急之節以與發調稱之法也其亦與方伯連帥定議而後令之與 或曰治其事者行此五者之事宜治其

故者慶賀哀弔或致饗或致幣玉貨財若歸補屬委槁輸則或取於開田所備得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 賈氏公彦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賈氏公彦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賈氏公彦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賈氏公彦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賈氏公彦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賈氏公彦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賈氏公彦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賈氏公彦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賈氏公彦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賈氏公彦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賈氏公彦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賈氏公彦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天子省方所以濟萬民之利害也知其利害然後可聚所欲去所惡而謀侯之功罪以是為集書及王制所刺過守熱降之大政無出此五書之外者惟札喪出竟出於特變而其君臣所以處此必有辨矣至於凡害則萬民之利害平時漫不省憂可知故五書皆所以定諸侯之功罪也

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
治道史反

鄭氏光玉曰將以為慶儀之地

其律逆暴亂作應宿犯令者為一書

鄭氏康成曰應宿也極圖也 鄭氏光玉曰將以討正之

其札喪凶荒屢貨為一書

鄭氏光玉曰將以寬恤之

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

鄭氏光玉曰將以褒嘉之

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李氏事會曰故者必求其原委而知其所以然也 王氏昭為曰聖人以百姓為心而憂樂與風自行人之官巡行天下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先王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於此得其要矣

也皆揭九儀賓客之禮行人出入王畿即當達所經道路之節故達六節次之禮以朝享為重故成六瑞合六幣次之凡行人通賓之國有言凶事故必加禮焉以示王與天下同其憂歡故令禮補以下五事次之王巡守將施加地進律及制制能討諸大政故以萬民之利害以下五書終焉王巡守守未能備至羣侯之國故使小行人每國別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聖人制法凡事必既其實而不徒以其名所以能知周萬物而達濟天下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第三十九

秋官司寇第五之六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禮志

鄭氏康成曰出接賓曰相入相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 賈疏九儀如大行人九儀者五皆未見是也 日相者下文及廟禮上相入是也 易氏疏曰九儀即大行人所掌是也司儀特掌其中賓客相之禮而已

鄭氏為曰儀者通形貌而言辭令以應對言揖讓以交接言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

鄭氏康成曰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 賈疏左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通土以為牆處所謂為壇建宮也 賈疏建宮觀禮曰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深四尺是也 鄭氏鍾曰其制為壇三成即後下向上為宮地一尺上有三成則地四尺是也 賈疏一門則四門矣 王巡守設國則其為宮亦如此與 鄭氏康成曰三成三壇也 賈疏云一成為教上再成為兩上三成為足命丘謂三壇 王氏安石曰壇三成為三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 賈氏公彦曰令封人 秋氏繼公曰四方諸侯會來於是為壇建宮於國門外之南方而受之此所謂大朝觀也宮者築宮牆也

凡朝諸侯侯將繼王禮諸侯皆於廟無所為壇觀禮既終於廟東壇禮諸侯以朝日反配方明乃此經所謂宮諸侯大宰職所謂大朝觀會同也 鄭氏鍾易氏疏見觀禮稱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連謂凡朝觀皆有壇不知祭禮乃歸以前就禮之本文也 賈疏之禮之而歸其國則觀事終矣復言諸侯觀于天子為宮云云乃記者更端略舉大朝觀會同之禮不與上相屬也 鄭氏康成曰天子非時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更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上祫

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雖月四張於北郊則為壇於
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較算算
也

翻製所云禮曰於南門外月與四張於北門外禮
山川上設於西門外者蓋羅拜日祀方明之後相屬而
為之非四時之異也門謂壇宮之四門非國門也詳
見儀禮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
同姓鄭氏注
充反

鄭氏康成曰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
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鄭氏注云諸侯入壇
而立王降階南鄉見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
也異姓皆姻也時揖平揖也衛將軍文子獨獨居思
仁公言言義其開詩也一日三夜白圭之玷是南宮韜
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之也賈疏此大戴
書文子之辭案注引
此者蓋異姓為舊也天揖推手小舉之 賈氏公彦

曰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升壇南鄉
見諸侯乃揖之先疎後親為次 歐陽氏謙之曰天揖
舉手高揖之也時揖舉手平次之也土揖舉手近下卑
之也

鄭氏康成曰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
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
而東上諸男門西北而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

翻壇三成每成高一尺則無階也壇宮雖有四門諸侯

則皆從南門入其位則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明堂位朝
事終所言諸侯之位異諸侯既就位王乃於壇上揖之
揖之者升之也

及其揖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
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鄭氏康成曰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賈疏下云
知此文禮之
據執玉見王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與王處也壇三成
深四尺八尺則一等一尺也三等五尺四尺
壇上有二尋寬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
等丈二尺與賈疏以等八尺計之得九十六尺上二諸
侯各於其等與王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

王王賈疏公與王上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與王於中
等降拜於下等子男與王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
成拜皆於與王之成如布降拜升成拜與王降拜也禮
均燕禮王既受玉於房禮亦如之賈疏王既受玉於房禮亦如之
謂以饗禮之也皆於其等之上 賈疏謂大行人上公於
上等

鄭氏康成曰按之各以其禮者謂諸公者五人侯
伯四人子男三人也

翻壇之謂上揖延之使升也是時上揖蓋立於壇之上
等稍東而西面以揖升降而得饗承揖以下立於門東
北面之位以侯侯立於三等之壇為地無幾不能容多
人也一朝三享所謂四傳也禮亦如之又於四傳揖
之外禮之蓋一禮而已無節而不投凡地卑人多諸禮
從簡可知

王燕則諸侯毛
秋官 司儀

鄭氏康成曰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卑上爵燕則親視
尚齒 易氏疏曰王揖諸侯則親視而序族揖則各尊
而序爵燕則老而序齒

此亦謂因合諸侯而燕也說於國外則離宮別館皆
可以燕不必於寢矣生次以毛如祭畢而燕之禮以其
禮殺於寢食飲也亦膳夫為主人賓則以諸侯齒最長
者為之而無苟敬亦不須臨時請賓而王命之也經云
則似亦有不燕時蓋養樂施政容有不需日而進行其

凡諸公相為賓

鄭氏康成曰謂相朝也 賈疏相朝是兩公自相朝
為賓以禮相待是 鄭氏錫曰此下記侯國之禮儀
而諸侯相朝之事 鄭氏錫曰此下記侯國之禮儀
於司儀其共具則詳於掌客客天子禮諸侯之
掌皆天子所以禮諸侯也司儀掌客客天子禮諸侯之
儀物而并掌列國相為賓相為客之儀物蓋以其秩叙
定為典章而頒布使行之

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 賈疏禮人如字又音里
有積三問則其禮皆使大夫致之 賈疏下句云致致
是也問則其禮皆使大夫致之 賈疏下句云致致
夫使大夫者禮雖卑大朝服致也 賈疏下句云致致
夫使大夫者禮雖卑大朝服致也 賈疏下句云致致
夫使大夫者禮雖卑大朝服致也 賈疏下句云致致

官受之於庭也故謂為禮之禮也蓋之介
九人介九人之禮 賈疏自使公使者七人二等之禮 皆陳擯位不

○鴻臚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賓對

則義淺狹而不可通矣

饗食遺圭者有親不親而海公食大夫顧公追資拜至此與將軍同也禮廢亦然可知意遺圭亦有公親之者但聘禮未備數耳君與遺圭者亦當三拜拜爵禮

而升堂與使卿還圭者不同矣然則司儀與聘禮一親

一不親固可互備也卿還圭者主南不拜若大夫致饗

食饗無竟不拜之禮其間儀節要盡同此經言如將

幣之儀亦大饗之辭而所如者當不止於疏所云也

君館客客倅介受命遂送客倅拜辱于朝

鄭氏康成曰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成勅也

遂送君拜以送客大送賓公皆再拜是君拜之事也

叔氏繼公曰館者就其館之稱也君館客將致四者

之拜也此禮在還圭之明日是時君盥饗而立于賓

館之外門外東鄉接西塾客辭者不敢辭不敢見若既

辟然故云辭此辭字與上文所云者異君於聘草夫人

之聘專問大夫皆拜者拜君命之厚也

聘禮注云為賓將去公親存送之且謝聘君之意也

上介西面受命擯者母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

君之老若從拜辱于朝拜主君之館已也

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鄭氏康成曰禮賜謂奉禽君之加惠也賈疏謂禮

賜如入之儀則三積從來主去

鄭氏康成曰日受賜於將去總拜之以明雖小亦讓也

諸公相為拜拜畢食之大福而不拜其小禮卿則莫

饗食皆旋拜之已勅矣而又拜其小此尊卑疏密之差

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

其儀亦如之

如字

鄭氏康成曰侯謂卿也大夫也士也李氏嘉會

日以爵相為客足矣固有大小子男之卿僅可當公國

之士故必以國之爵言也鄭氏錫曰禮之各以其爵

命其儀與辭則與公之臣同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餽牢賜獻以二等從

其爵而上下之

鄭氏康成曰上下猶豐殺賈氏公彥曰二等謂

上經言同等之國君相朝及使卿相聘之禮而未及

大小之國相朝相聘者故統舉四方之賓客而以從其

爵而上下包之

凡賓客送逆同禮

鄭氏康成曰謂郊勞如送之屬王氏應電曰不

豐前而豐後不敬始而意終禮也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

禮

鄭氏康成曰幣草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

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輔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

之屬賈疏謂禮運王之下云賈疏大夫用束紡汗石

所以禮聘君又云禮王束帛乘皮汗石云禮聘諸君

幣又記云所往聘為聘是其所豐殺多少者也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鄭氏康成曰謂接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

鄉東也曰日出為朝朝前當視賓主之前欲得兩鄉之

鄉東也曰入為夕夕西也

鄭氏康成曰此說論司儀為相之法鄭氏

錫曰主南面不正其主面謂不正如君南面也客若

而北面不背客謂亦不正鄉北也

王氏應電曰儀之別雖至於九其絕不過乎五又

約而言之則三而已故與命之敘諸侯曰五儀諸臣曰

五命而孟子王制之序皆皆五等即武成之刻許惟五

也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

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敘諸伯則曰如諸侯男則曰

如諸子而司儀敘男亦為壇三成序揖皆三等即武成

之分土惟三也儀以九為數故詳而難者儀以三為等

故簡而易明王氏安石曰邦國之君臣相為賓客先

王殺官以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

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春秋之時一言之

而已賈氏公彥曰此說論司儀為相之法鄭氏

錫曰主南面不正其主面謂不正如君南面也客若

而北面不背客謂亦不正鄉北也

王氏應電曰儀之別雖至於九其絕不過乎五又

約而言之則三而已故與命之敘諸侯曰五儀諸臣曰

五命而孟子王制之序皆皆五等即武成之刻許惟五

也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

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敘諸伯則曰如諸侯男則曰

如諸子而司儀敘男亦為壇三成序揖皆三等即武成

之分土惟三也儀以九為數故詳而難者儀以三為等

故簡而易明王氏安石曰邦國之君臣相為賓客先

王殺官以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

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春秋之時一言之

不豐損之不中而兩國因之起釁則周官之圖氏勸

忠豈為不豫哉

行夫掌邦國傳達之小事敬惡而無禮者

鄭氏康成曰傳達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敬

獨處也惡獲喪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者行夫主使之

氏公彥曰無獲介而單行謂之無禮

鄭氏康成曰其從者少也云敬惡者如王小有問勞雖

微而不得謂之賀慶小有弗慰雖惡而不得謂之憂凶

致命自有禮禮動不虛故也但無皮馬等物耳

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鄭氏康成曰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鄭氏康成曰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鄭氏康成曰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鄭氏康成曰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鄭氏康成曰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鄭氏康成曰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鄭氏康成曰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鄭氏康成曰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鄭氏康成曰道有難謂道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違王命不可廢也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有政則介傳命不嫌不違

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鄭氏康成曰使謂大小行人

聘至若行人勞辱之事甚多皆行夫堂之以其爲行人

中之下士官卑且員多也司隸職國有賓客則役其類役之事然則諸隸受役行夫令之矣行人有使事則爲之介亦卑卑則貳之差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鄭氏康成曰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畿上侯國諸侯自有通之者王氏安石曰通賓客謂諸侯賓客取道往來者

舍則授館令聚糧有任器則令環之

鄭氏康成曰館謂道上廬宿市所館舍任器謂賓客任用之器鄭氏康成曰令令野處氏若有賓客則令中除地之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入主令狗環守之王氏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環人主授之

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鄭氏康成曰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

鄭氏康成曰地官以懷賓客爲職改逆人之官所以養之之道備秋官以詰姦惡爲職於野處之官所以衛之之法嚴然無統一者六行人主賓於四門故特設環人之官兼此二事

鄭氏康成曰宿令檢歸送亦如之掌訝之職也而又設環人者所以待過賓之道經王臺而之列國者故曰通賓客又曰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曰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則非止而有事者明矣曰環人者環四境而待過賓以達之於四方也

象胥掌蠻夷蠻貊狁狁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論說焉以和親之

鄭氏康成曰謂蕃國之臣來朝聘者

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命而賓相之

鄭氏康成曰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爲賓者自來至去皆爲賓而相簡其禮儀

其拜跪坐起不同於中國則教之以中國之儀而協其禮其言語聲音不同於中國則譯外國之音而傳其語

王氏傳電曰主於夷則非王朝之禮主於華則夷人不能行故和協其所當行之禮與其所以奉上之辭而譯傳之至於出入王國送逆有禮節賜予有幣帛論有辭命彼受之不可以無禮於是相相之以存中國之體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

鄭氏康成曰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

鄭氏康成曰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

此下三節皆小行人鋪篇蓋武之職事常與正相差大行人詔相諸侯之禮則詔相國客必小行人也凡諸侯之王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則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必小行人也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辨別等威最明故作事亦屬之乃得人事得也

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鄭氏康成曰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

此謂王有軍旅會同之事而諸侯不從者王或在京師或在畿外諸侯各使卿大夫勞問於王所則受其幣而爲禮之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士下事庶子

鄭氏康成曰作使也卿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士士貴以上士爲之下事使庶子

鄭氏康成曰王之事也